

土耳其禁忌让人永远不能成熟

萨班奇大学教授Ayşe Kadıoğlu谈到她在土耳其长大的经历，那里的禁忌有很多是法律强加的，使公民陷入一种不成熟的状态。



在禁忌的迷惑下成长是一个使人变衰的体验。它能够囚禁一个人的心智于婴儿状态，尽管一个人肉体的发育是阻挡不住的。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桑塔雅那（George Santayana）在他的著作《理性的生命或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》中说：“进步远非存在于变化之中，而取决于好的记忆。当变化成为绝对的时候，就不存在转变，尽可能的转变就没有了方向——当体验不能保持时，就像在不开化的人当中，婴儿态就会持续一生。那些忘记了过去的人就会被人指责重新体验。”当我懂得了这些话的道理时，我已经是美国研究生院的成年人了。

我在土耳其长大，那里主流的教育体系在中小学的课程中仍然隐瞒了某些历史事实，唯恐他们会危害到“与国土和民族有着不可分割关系的国家，”这是土耳其宪法中多次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。也许，害怕危害国家民族统一的行为在土耳其国歌中最具象征意义，一开头就以史诗般的词句唱到“要无畏，别气馁！”当畏惧孕育和支撑着禁忌时，能够保持体验的能力就下降了。持久的教育，承载着错误的历史事实和可怕的沉默，使人们不可能走出自愿强加的不成熟状态。

当我在波士顿偶然遇到一些亚美尼亚裔美国学生，并审视出我是“土耳其人”的血肉之躯时，他们这种不受约束的好奇心首先让我很难理解。我们一开始谈话，我就理解了奥斯曼帝国灭亡之时亚美尼亚

人的悲剧。那感觉几乎就好像我是从另外一个星球来的一样！我是在民族主义禁忌的威势下长大的，所受的教育是对某些问题愚昧无知。是的。进步已经降低到了只求装点门面的那点儿变化，由于缺乏知识。禁忌使人永远不能成熟。

土耳其的禁忌太多，主要是为了保护“国家和民族不可分割”。还有很多法律规定，打破禁忌就是犯罪。法律使得禁忌持续下去，那么公民的心灵（很多时候是肉体）就遭到了监禁。有这么一条禁忌是关于土耳其共和国创始人穆斯塔法·凯末尔·阿塔土克的，在土耳其，有一条法律是关于阿塔土克的，侮辱他的记忆，损害他的法令就是犯罪。另外一条法律是关于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权威性的，这条法律反对人们妨碍强行服兵役。许多有良心的反对者和作家都是基于这条法律而面对犯罪指控的。“突厥佬”是另外一条禁忌，在土耳其有一条法律是反对侮辱“突厥佬”的。亚美尼亚裔土耳其记者Hrant Dink曾被指控，并被发现有罪，因他所撰写的一篇言论侮辱了“突厥佬”，尽管专家们向当地刑事法院递交了一份报告，反对对他的指控。这份起诉书成了很多事件的导火索，最终导致他在2007年被暗杀。

“土耳其国家与其国土和民族是不可分割的”这一概念是土耳其共和国流传最广泛的禁忌。为保护民族统一的幻想，由于土耳其国家不懈地推动，导致了该国库尔德人的特性被否定。他们被禁止讲库尔德语就是1980年军事政变的后果。在九十年代的秘密行动中，土耳其就有上千名库尔德人被杀害或“失踪”。没有更宽泛的公开讨论和研究的渠道，要治愈这些黑暗的过去所造成创伤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
法律强制推行的禁忌就是束缚智慧的原因。从禁忌的迷惑中解放出来是可能的，需要通过扩大公开讨论和研究的范围来巩固民主思潮。因此，可以肯定，“我们在讨论和传播知识时是不允许有禁忌的。”因为我们不想陷入一种不成熟的状态，我们想尽最大的努力来尽我们的能力，成为通情达理的人。

本文被《卫报》评论网络转载。

发表时间：二月 17, 2012